

## 裙钗一二可齐家

## ——《黄英》的文本解读

商 华,汤京普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 重庆 400047)

摘要:《黄英》是《聊斋志异》中独具一格的一篇小说。试从理想的女性形象、成功的思想改造、独立自主的意识、经营花业的特点四个方面入手,对黄英所具有的封建社会女性所缺乏的女性风采(尤其是理家才能)加以深入分析,希望能为开放性的文学平台提供一种新的解读可能性。

关键词:黄英;女性风采;理家才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3-0043-04

在姹紫嫣红的聊斋百花园中,黄英是卓然独立的一朵。这不仅因为她有娇好的姿容,更重要的是,她是百花凋零后笑傲寒霜的精灵。作者以黄英为此小说命名,也表明这是一曲歌颂菊花精灵的赞歌。拥有菊花精魂的黄英不仅美丽动人、温婉有致,而且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追求,像一株傲霜挺立的秋菊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尽情展示着女性的风采。具体说来,黄英的女性风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理想的女性形象

#### (一)完美化的女性形象

黄英是作者用心塑造的一个女性形象,她被赋予美丽容貌的同时,还拥有世俗女子的优秀品质。小说将其描述为“二十许绝世美人”<sup>[1]</sup>,并具有“雅善谈”、通女红的优点;陶生宴请马子才时,小说叙述道:“少间,房中呼‘三郎’,陶诺而去,俄献佳肴,烹饪良精”。文中虽未明说此佳肴出自谁手,但我们可进行分析:做佳肴者只有黄英、仆人两种可能,但只有黄英可直呼“三郎”其名;另外,马子才接着问陶生黄英的婚姻大事,根据常理可以推测,黄英在上文中一定有了某种举动;再说,他们刚开始做菊花生意,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钱买仆人。鉴于以上考虑,此佳肴应出自黄英之手。她“俄献佳肴”而未曾露面,足以显示其贤惠、含蓄之美;马妻去世后,马子才“意属黄英,微使人

风示之。黄英微笑,意似允许”,她显得含蓄温柔、温文尔雅,甚有大家闺秀风范;马子才欲送黄英彩礼,她考虑到马子才的经济状况不愿收彩礼,是个通情达理的未婚妻。总之,作者将人性中所有的善与美赋予到她身上,塑造了这一完美的女性形象。

#### (二)人性化的女性形象

在《聊斋志异》中,精灵鬼怪通常会显露原形或施展法术,以示与常人不同,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偶见鹤突,知复非人”,而黄英却始终没有什么怪异的举动。只有一次即陶生与马子才从金陵回家“入门,则秽已除舍,床榻褥褥皆设,若预知弟也归者。”会让人稍有惊奇,但还不至于让人想到她是某种精灵。直到有一次陶生与曾生“相较饮”,两人各喝了一百壶后,“陶生归寝,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于拳。马骇绝,告黄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马俱去,戒勿视。既明而往,则陶卧畦边。”马子才才悟出黄英姐弟均为“菊精”。可见,黄英精灵的身份是因陶生现出原形得以昭显的,而不是她有奇特怪异之处而显现出的。作者也强调“黄英终老,亦无他异”,就是说,黄英以普通人的身份与马子才度过了寻常的一生,直到去世也没有奇异的行为。作者这样安排,也许是为了强调她“人”的一面,而不是其精灵怪异的一面。把她塑造为菊精可以让

收稿日期:2008-05-21

作者简介:商华(1984-),女,山东枣庄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人信服其惊人言论和出众才能,为她轻松致富并实现人生理想提供合理的理由。这种艺术手法的采用使黄英形象的神秘色彩和理想成份大大加强,为将其形象完美化并表现作者的思想文化主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二、成功的思想改造

### (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 1、“陶”、“菊”的传统文化内涵

菊花通常在寒霜季节开放,它色泽淡雅且能耐得住寒冷,饱经风霜蹂躏仍旧苍劲挺拔,所以一直是文人墨客的赞美对象。早在《礼记·月令》中就出现了“季秋之日,鞠有黄花”的记载。屈原也在《离骚》中写下了“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名句。东晋陶渊明时,菊被赋予了素雅淡泊的君子之节和出世脱俗的逸士之操,成了风雅高洁儒士坚贞自爱、不媚流俗的高尚品格的象征。可以说,陶渊明在确立菊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并形成独具特色的菊文化立了头功,菊也因此有了恬淡自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人格和安贫自守、凌霜不改的清高品格。

#### 2、君子固穷的观念

君子固穷的观念是我国士人阶层在其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在《论语》中,孔子曾高度赞扬颜回固于贫穷的精神:“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也明确表达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观点,这也许是“君子固穷”思想的滥觞。东晋时期,受后世士人推崇的陶渊明为追求精神自由辞去官职,回归田园,他虽在物质方面是个贫夫,却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由心满意足。后世文人经常将餐风食露的蝉做为这种观念的外化,致力于追求一个清贫寂寞而又充满精神自由、忘怀得失的理想境界<sup>[2]</sup>。

### (二)马子才的传统士人观念

马子才之所以爱菊,是因为菊是“士”之精神理念和气节品格的集中体现。于是,当他遇到“言谈骚雅”且对艺菊之法有独到见解的陶生时,欣然相邀至家,因为他想与一志同道合者共建清雅的高士生活。然而,陶生并不如马子才所愿是个安贫乐道的士人,他忍受不了贫苦的生活和靠人接济度日的屈辱提出要贩花为业。马子才听后,立即嗤之以鼻,说:“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

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生不听劝告做起贩花生意,马子才“心厌其贫,欲与绝”。他甚至在与黄英结婚后,“享用过于世家”时,说出:“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的话来。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深受儒家安贫乐道思想的影响,能像陶渊明那样做个风流儒雅的高士是他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在他看来,雅士的重要表现就在于艺菊和赏菊,而且要以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方式处之,才是真正的雅士。所以陶氏姐弟要贩花为业时,他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有辱黄花”,有违“安贫乐道”,是将菊花商品化、庸俗化的行径。总之,马子才对菊花的欣赏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和玩味,他所注重的是菊花的审美特性和文化内涵,而绝不是其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

### (三)改造过程及成效

马子才是固守安贫乐道思想的传统士人,不愿做菊花生意改变自身贫穷的状况。陶氏姐弟则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突破重农轻商的思想,以象征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菊花致富心安理得<sup>[3]</sup>。陶生对其贩花的行为曾解释道:“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可见,他认为经商贩花不低人一等,而是将其视为正当的谋生手段。通过贩花致富,不仅改善了生活,而且获得了人格尊严。黄英支持陶生,他们一起艺菊贩卖,很快就过起了富裕舒适的生活。在此过程中,马子才从“甚鄙之”到“心厌其贫,欲与绝”,到“尽欢始散”,再到“意属黄英”<sup>[4]</sup>,马子才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的轨迹清晰地呈现出来,他从开始的不愿与商人为伍到有意向商人靠近,思想发生了跨越性的转变。

他们结婚后,马子才“耻以妻富,恒嘱黄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乱”,黄英却老从南院拿东西过来,不到半年,家里都是陶家的东西。马子才派人把它们一一送回,并叮嘱黄英不要再拿了。黄英仍从南院拿东西来,不过十天,南院的东西又都跑回来了。几次折腾后,马子才不胜烦恼,黄英说:“陈仲子毋乃劳乎?”马子才不再多言。接着,黄英“鸠工庀料,土木大作……经数月,楼舍连垣,两第竟合为一,不分疆界矣”。马子才心不安,认为“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黄英毫不退让,说道:“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

于是,在院中为马子才建了个茅屋让他去住,过了几天,马子才思念黄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辄至,以为常。”黄英善意地嘲笑他说:“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子才这才不再挣扎,放弃自己固守的人生准则,回到黄英身边,过起夫妻和美的生活。总之,马子才经过心灵的抗拒、挣扎后,逐渐完成了对自己人格的重建,这一改造过程虽痛苦而漫长,成效却很显著。马子才虽步步设防,但结果却是步步退让,最终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三、独立自主的意识

在封建社会,妇女毫无做人的自由与尊严,她们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和逆来顺受的奴隶。此外,女性无社会价值可言,她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因此,长期以来,女性就是脆弱、无能、弱智、卑贱的代名词。蒲松龄却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批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黄英就是其中一个。

黄英作为菊花的精灵,对自身有着不同常人的见解。通常人们将菊花视为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她却将其光彩夺目的光环抹去,还菊花以本真的存在,不再只看重它的文化内涵,还注意到它具有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陶生去金陵后,黄英便独自挑起了维持生计的重担,她督促仆人种菊:与商人合股做生意;在村外买了二十顷肥沃良田;把住宅修得更加壮观。马子才欲送黄英聘礼,她干脆不要,并希望他住到南院来;马子才拒绝使用陶家器物,黄英善意的嘲讽改变了这一状况;黄英大兴土木,马子才无法阻止,以至两宅合二为一。“享用过于世家”的马子才不禁感慨万千,发了几句牢骚,黄英便辩驳道:“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这里,黄英自称是陶渊明的后人,并说明他们贩花致富是为了证明陶渊明不是没有能力致富,而是没将精力放在致富上。他们贩花赚钱,既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又为陶渊明翻了贫穷案,两全其美。这是一段多么具有震撼力的言论啊!<sup>[5]</sup>接着,黄英主动提出分居,不久,马子才只好投降。通过以上叙述,我们不难发现,黄英已不再是男人的附庸,而是独立存在的社会个体。她摒弃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观念,不再将自己定位于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而是施展才能主动承担起家庭的经

济重担,丈夫反而处于依附的地位了。

## 四、经营花业的特点

### (一)资本主义的色彩

在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黄英姐弟经营花业的方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色彩,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黄英姐弟生产、贩卖的菊花不是小农经济下自己生产的过剩的生活必需品,而是为了进行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二,黄英姐弟督促仆人种菊以获得财富,即他们“剥削”佣工来获得剩余价值。三,生产菊花的规模很大。他们后来栽种菊花的规模是“于墙外买田一区,筑塘四周,悉种菊”,实现了菊花的批量生产。四,赚来的钱一部分用于改善生活外,“于墙外买田一区,筑塘四周,悉种菊”,致力于扩大再生产。五,其资金的流通过程是:菊花——钱币——田一区、膏田二十顷——钱币,与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生产的流通方式商品——货币——资本——货币基本相同。六,在经营方式上,不满足于坐地经营、单一经营。秋天,将北方的菊“捆载数车”到金陵出售,春天“载南中异卉而归”,生意平淡时,他们主动开拓新市场,努力增加商品的种类,利用人们对异卉的兴趣赚取高额利润<sup>[6]</sup>。七,技术含量的增加。黄英姐弟艺菊技术极其高超,他们将马子才丢弃的残枝劣种培植成目所未睹的奇异品种且款朵佳胜。有此高超的栽培技术作后盾,菊花的优良品质就得到了保证。八,灵活的经营策略。在陶家购买的菊花只能赏玩一季,第二年就成了劣种,只得又向陶家购买。这样,购买陶家菊花的人就不会是一次性的,从而有足够多的回头客,保证生意始终兴隆。

### (二)不以利润为目标的经营

通常情况下,商人总与“贪婪”一词联系在一起。而黄英姐弟在有了一定数量的金钱后就不再贩菊。黄英大兴土木,将两宅合二为一后,就“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陶生在马子才的劝说下贱卖金陵产业,租舟回家。“大修亭园,惟日与马共棋酒,更不复结一客”。可见,陶氏姐弟贩卖菊花,不唯利是图、贪得无厌,而仅是为自由放达的高士生活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在他们看来,雅士生活可以富裕、清雅并存,穷与富已不再是鉴别雅士的标准,富裕甚至成了享受自由放达高士生活的前提条件。

### (三)致富过程中的辛劳

开始创业时,赤贫的陶氏姐弟拾马子才丢弃的残枝劣种植于自家畦中,将荒庭半亩开发为菊畦。小说虽未提及他们栽培菊花的艰辛,但陶生谈艺菊之法时讲的“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原则可以让我们有所思考。这条原则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菊花培植中的作用,陶氏姐弟将残枝劣种培植成娇美的菊花,他们付出的辛劳可见一斑。当本地生意渐渐平淡,陶生不辞辛苦地搞起了长途贩运,他用蒲席包菊,捆载数车到金陵,第二年春天载南方异卉回来。然后,扩大规模,继续艺菊,秋天时载菊去金陵开设分店。陶生去后,黄英每天督促仆人种菊,结婚后,她在间壁上开了道门通往南院,每天过去督促仆人干活。可见,陶氏姐弟财富积累的过程,是他们运用高超技术和聪明智慧奋斗的历程,他们由贫民变成富翁,正是天道酬勤这一成语的验证。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艺术高峰,《红楼梦》是我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它们都塑造了有能力、有魄力的女强人形象,这些女性都

不再是家庭的附庸、看男人眼色行事的奴隶,而是有主见、有思想的实干家,相比之下,他们的丈夫反而时时陷于被动,成了家庭的配角。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是个有血有肉、性格丰富的艺术形象,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对凤姐的精明能干和玲珑心机留下深刻印象。她嫁到贾府后,总揽了荣府的经济、人事大权。她威重令行,治家有方,具有很强的管理才能,这一点在协理宁国府办理秦可卿丧事一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她刚上任,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采取按人员和工作量分派工作岗位的措施,使无头绪、荒乱、推托偷闲、窃取等现象都消失了,一切变得有条不紊起来。凤姐打了一场女性理家的漂亮仗,充分展现了女性治家的卓越才能。

黄英也是一位管家高手,她通过辛勤劳动发家致富,改善了生活条件,完成了对丈夫思想的改造,使家庭富裕、夫妻和美,充分表现了她卓越的治家才能。当然,她无法与“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的处于贾府权力中心的王熙凤相媲美,但无可否认,她也是一个“脂粉队里的英雄”。

### 参考文献:

- [1] 蒲松龄. 聊斋志异[M]. 北京:中华书局,2004:518-521.
- [2] 李秋花. 析聊斋志异·黄英的反传统观念[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12):153-155.
- [3] 杨海波. 儒商——蒲松龄的人生理想[J]. 甘肃高师学报,2005(1):27-29.
- [4] 齐社祥,刘敬林. 士与商两种人格范式的整合与规训——聊斋志异·黄英的文本解读[J]. 娄底师专学报,2003(3):58-59.
- [5] 马瑞芳. 谈狐说鬼第一书——跟马瑞芳读聊斋[M]. 北京:中华书局,2006:196.
- [6] 张芹玲. 说聊斋话世相[M]. 北京:长虹出版公司,2001:76-82.

## The Capable Women Can Manage Family Well ——Analyzing the Story About Huang Ying

SHANG Hua, TANG Jing-p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Huang Ying is a special fiction in Tales From Carefree Studio. The text try to analys the fine department of female (especially in the ability to manage the family) which Huang Ying possesses and the females of feudal society are lack of it deeply. I hope to offer a new possibility of unscrambling this fiction for opening literature.

**Keywords:** Huang Ying; the fine department of female; the ability to manage the family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沈爱琴,丁小玲)